

## 成长故事

## 迟开的花 岑玲飞

早春三月，儿子从学校分得一包花籽，说以后要把培育出来的花带到学校去评比，并抱怨道，学校太小气了，只给了我五颗花籽。花籽的成活率想来也不是百分之百，我没有莳花弄草的经验，这次能否帮助儿子一起把这几颗花籽培育出花朵来，还真没信心。

虽然觉得希望渺茫，但该做的都去做了。选了个闲置的空花盆，本想把土整得又松又散，可操作起来并不听我们使唤，泥土硬硬的，还有杂质，只得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狠狠浇上水，随便挖个洞，把花籽陷入湿泥里，再把这个花盆搬到儿子的卧室窗台完事。

因涉及到种花，又派生出与此有关的事来。第二天，又把以前在室外种植的一个芋艿也移植过来了，那个芋艿在室外长出三片大叶子，比普通植物的叶子大多了，移到窗台一下子就醒眼了。又觉得弄些闲草也不错，草的生命力顽强，这样，这个窗台又摆了一盆现成的绿草，又把家里的吊兰也吊到儿子窗台前，把家里的另几盆绿色植物也一并移到那里，这样稍稍花了些心思，儿子的窗台竟也有一大片葱茏的绿意了！

这些植物从三月初一直长到现在，一盆也没有枯谢，且越来越茂盛了。我们粗浅的常识是：只在早晚太阳还不猛烈时浇水，不在太阳当头时浇水。还有一点，浇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这是一种坚持，看似小事一桩，却要每天牵挂于心，付诸行动，其实对一个并不特别热爱培植的人来说实非易事。

儿子很关注这些植物，每天浇水，我也不去理会，以为儿子只是一时的热情，过一阵子也就日渐疏懒了，有一天泥巴干裂了，植物枯干了，这事也就告一个段落，不了了之。

我虽不负责日常浇水，但偶尔会把淘米水或鱼缸的浑水浇到儿子的窗台前，很长时间过去了，那些植物丝毫没有要凋谢的样子。一天，我假意疑惑地叹道：“真奇怪，我几乎从来不给它们浇水，它们怎么还好好的？”儿子说：“我每天都在浇水的。”看来儿子很用心呢！

花籽也确实有所回报，不久就抽出了细茎嫩叶。但我们不能确定，这是学校发下来的花籽变的，还是混在泥巴里的杂草籽变的，反正从什么都没有的花盆里长出植物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。我们一直以为也许只是野草罢了，它们的长势也确实像野草，一截一截长高，一截一截长出细长的叶子，到了六月初，去学校评比的日子到了。看看儿子窗台那其中的一盆植物，它们似乎真的只是一盆杂草，一朵花也没开，绿茎绿叶却长势过人。



漫画 沈欣

我把那盆茂盛的细茎细叶搬来，让儿子带去学校评比，说总比买一盆现开的花去弄虚作假好，别人也许连这些茎叶也没有培育出来呢！可儿子一口否决道：“老师说带花，可它们只是一些草，我会被人家笑死的！”儿子最终没有带上那盆他每天浇水的植物去学校。

直到学期结束，这些花籽也没有开花的迹象，它们只是一截一截地长，茎已经支持不住，歪斜下来，还在往外延伸。儿子还是浇水，已经不是为了评比，而是养成了习惯，每天守护着自己窗台的绿意葱茏。

暑假的一天，站在儿子的窗口，猛然看见有一朵奇丽的花，紫色花瓣，白色围边，虽不像树上开出的花那么个大，但开在细瘦如线的茎末端。随着细茎寻找根源，原来就是儿子几个月前学校发的花籽开的花。儿子眼快，马上又在别处也看到有一朵花，是白色花瓣，紫色围边的花，图案花形一样，大小也一样，也是从那一个花盆里长出来的花。我们极兴奋，又大呼小叫地叫他爸爸，用手指点给他看花，一脸得意洋洋。虽然世间繁花生生不息不足为奇，但亲手种下，从种子到开花，真是非常神奇。

它们虽没能让儿子在学校评比时争得荣誉，但它们让我们的内心由衷地喜悦，我们假装生气，对两朵可爱的娇花嗔怪道：“迟到了！迟到了！迟开了一个多月！你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养花种草，心情怡然。学校的这次活动，让我意外发现了儿子做事认真的优点，本来还一直以为他只是个小孩子，没什么耐心，没想到我坚持不了的事，儿子却做得那么细心、像模像样。每次走到阳台上，总看到窗外植物们的叶片没有静止的时候，它们总在轻风里微微摇曳，背景是一片蓝天白云。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

虽然那是迟开的花，迟开和早开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## 拥抱 红尘一书

年老的婆婆从老家过来了，我惊讶地看到：老公把婆婆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好一会儿，然后一手扶着她的肩，一手握着她的手，走进家门。婆婆脸上带着微笑，显得很满足很幸福。那情景，就像我从前带着年幼的儿子一般。

我问老公：与母亲一直会这样拥抱吗？他说没有，以前不会的，是因为父亲去世以后，忽然意识到母亲是个宝了，想要好好珍惜。

婆婆梳着两条辫子，还是乡村妇女的那种打扮。我有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辫子了，想当年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也梳这样的两条辫子，可是我和姐姐都说难看，于是在母亲不到60岁时剪成了短发，也不知道她当时是否情愿，如今看到婆婆70多岁了还辫子依旧，反倒觉得她成了一道代表古朴的风景了。

曾经有人做过调查，问：你会握父母的手吗？回答绝大多数都是小时候会，长大了却不会，还有就是女儿与母亲会，儿子与母亲一般不会。最近又看到一个调查，题目是问你是否会对父母说“我爱你”，回答绝大多数是不会。我想，如果有人再做一个调查，问问你成年后还会与年迈的父母经常拥抱吗？估计大多数人也会说不会吧。

小时候父母都会经常抱着我们，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抱着他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都不愿意再与他们拥抱了，顶多就是换换胳膊拉拉手。我们会激情地拥抱自己的伴侣，也会亲密地拥抱年幼的孩子，却很少会与年迈的父母深情拥抱了。我不记得最后一次与父母拥抱是什么时候，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样，而与儿子的拥抱也早已忘记了。儿子与我肌肤上的疏离，就像我当年与父母在肌肤上的疏离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即使我不知道拥抱年迈的父母他们会有什么感觉，我却敢肯定，假如成年后的儿子要给我一个拥抱，我一定会感觉幸福的。

把一个人抱在怀里，是因为心中有爱，那是一种深沉的爱，是用语言无法表述与替代的爱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给他们一些拥抱有利于他们的成长，而一个人年纪大了，同样需要拥抱。给老人们一个无言的拥抱，比说上一百句好听的话都更加温暖，比塞给他们一沓钞票更能令他们开心，自然也就有利于他们的健康了。

我笑着鼓励老公：你做得很好。但是，即使我的母亲还在世，我可能依然没有勇气给她一个拥抱。所以，我很惭愧，我还只能在心里说：抱一抱年迈的父母吧……

真情一刻



那时候已经凌晨12点多了，而上午11点，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，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。我语言不通，问谁能带我去，可没一个人响应我。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，他们有严格的纪律。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，就给我写了个纸条，让我打车去。

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。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，走了进去。赌场规矩也很严格，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。进了正门之后，有一个很长的走廊，往左边一拐，是一个很大的大厅，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，有玩纸牌的，还有玩轮盘的，形形色色，应有尽有。

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，看了一会儿，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，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，决定找找感觉，体验一把。我打定主意，输赢就这么多，玩完了就走。可那天特别诡异，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，一下子

拖到了凌晨两点多。我有点困了，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。出了大厅，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，我买了一杯咖啡，想提提神。

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，出事了。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，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。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，探头朝门口看，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，停了两辆警车，闪着警灯。赌场里的人，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。

当时我就震惊了，连忙缩回来，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，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，他说，警察来查抄了。

原来，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，虽然公开营业，很多游客都可以去，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。警察们缺钱了，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，然后把人放了，第二天照样营业。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，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。

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，在里边躲着，不敢出去。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，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，探头一看，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。收银员说，应该没事了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冲到马路

边拦了一辆车，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。

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。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，被一网打尽关进“铁笼子”，语言不通，又没带手机，真是哭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，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。而且，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，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，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，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，很可能造成外交上的麻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，身为记者，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，还是美其名曰“体验生活”，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，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十年前我还年轻，血气方刚，敢闯敢跑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，觉得也没什么坏处。后来，经历了一件类似的事情，我开始有所反思，变得谨慎了，不太敢轻举妄动。

我们出境采访时，并不只代表自己，也代表中央电视台，还代表我们的国家，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，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，那就后悔莫及了！这么多年的采访，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：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，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，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，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